

(上接第34版)



地铁车厢是高效的阅读空间

■洋葱 (中国工人出版社尺寸主编)

Q: 那些读起来激动人心, 圈圈画画、做了好多笔记的书?

A: 我爱斯坦纳。《语言与沉默》是一刷再刷的作品。去年春天, 因为一场线下的读书活动, 在南京见到诗人少况老师, 再次聊起斯坦纳的文艺评论, 意犹未尽, 又重新拿起了这本书。斯坦纳对“诗学”“小说”“语言”都有极为精彩的洞见。谈论卡夫卡与普拉斯, 又堪称

作家论的典范。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书中观点, 但仍被作者无比细腻的双眼、简洁精准的语言折服。当然, 对于一位文学编辑来说, 没有比斯坦纳所说: “那么, 请尽可能地与文学同道”, 更振奋人心的表达, “一个人读了《伊利亚特》第十四卷(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), 读了阿廖沙·卡拉玛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, 读了《蒙田随笔》的第二十章, 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, 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, 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, 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, 打量那些敲门的

人, 那么, 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, 但他的心眼却是盲视。”

通过一本书重新审视“语言”与“阅读”是宝贵的经验, 也希望我们提供的作品能够成为读者的“一支敲开内心冰原的冰镐。”

Q: 当阅读变成有仪式感的美好生活事件, 请聊聊你的读书小空间吧。

A: 我的大部分私人的阅读是在通勤时间完成的, 地铁车厢(如果不算太挤的话)是很高效的阅读空间。我也很喜欢车厢与铁轨撞击的白噪音, 个人认为是很棒的读书BGM。强烈推荐各位在地铁上完成年度阅读计划打卡, 成就

感拉满。

相对来说, 我不大喜欢在书桌前那种形式更为正式的阅读, 也可能和我疼痛的颈椎有关。

不过说起仪式感, 我的工位可以提一提, 因为承担了改稿、写作、阅读、拍照宣传等多重功能, 该有的氛围都有: 香薰、插画、摆件、氛围灯……我们的各大平台: 公众号(尺寸), 豆瓣(尺寸), 小红书(尺寸图书)常常有出镜, 欢迎各位定期围观。

晒一晒 编辑们的私藏阅读笔记+空间

以最舒服的状态, 读心仪的书

■朱姝 (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任编辑)

Q: 那些读起来激动人心, 圈圈画画、做了好多笔记的书?

A: 难得一个可以独处的日子, 该怎样度过才算不负时光呢? 当然是, 以最舒服的状态, 阅读一本心仪的书。

最近在看的, 是一本久负盛名的近代史著作《中国的奋斗》。第一次看到它是在同事工位上, 当时只是感觉: 嘿! 大部头。也许是封面上清晰的时间线 1600~2000 勾起了我的兴趣, 翻开目录看了看, 从明末清初, 到清廷的盛极而衰, 到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 100 年, 再到现代中国的建立、成长和崛起, 近 400 年荡气回肠的历史在作者的梳理下有着清晰而完整的脉络。

作者是美国华裔, 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教授。这本书之所以好看, 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几位优秀的译者, 让整本书基本没有外版书常见的翻译腔, 即便是长句, 也能够顺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, 显得流畅宜读。

序言中, 徐教授即强调了“近代中国”的概念。在他看来, 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交汇始于 16 世纪初, 其时在西方的剧烈活动和内部的中国政局动荡共同作用下, 引发了中国的急剧变化, 因此全书内容也是从 1600 年至 1800 年间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开始探讨的。

后来了解到, 这本书最早作为教材出现于徐教授所执教的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分校, 原书名为 *The Rise of Modern China*, 于 1970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, 到 2000 年, 这部书的英文版已经出了六版。香港中文大学于 2001 年根据第六版出版了中译本繁体版, 而我手上这个版本, 则是该版本的中文简体版。有评论说, 这个经过大量删减的版本不再“劲

爆”。但我想, 不管怎样, 它终归能给我们更多细致、独特且清醒的视角, 去看到时间长河的隐秘角落里, 那些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小人物是如何通过一些不经意的行为, 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

以史为鉴知兴替。在第一编《传统制度的延续》的第六章《国运逆转: 由盛到衰》中, 徐教授在描述清廷行政无能时写道: “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、做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行为——凡事不要破坏现状。然而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, 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实施有活力的或者至少是有效的管理, 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。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, 而是皇帝的特权, 所以国家能否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。这样一种高度集权, 当最高领导人踟蹰徘徊时, 这艘国家之船便放任自流了。而在乾隆之后, 清朝再未有过伟大的皇帝。”

即便小至个人、企业, 也能从历史滚滚向前的辙印中, 得到前人留给我们的警示。

总之, 这是一本读起来让人感觉熟悉又陌生的书, 熟悉的人物背后也可能会有颠覆以往认知的故事, 也可能随时刷新你的历史观。

Q: 当阅读变成有仪式感的美好生活事件, 请聊聊你的读书小空间吧。

A: 家里的书柜不大。以前尝试过开放式大书架, 能占满一面墙, 摆满书的样子着实令人心满意足, 但清洁是个大难题, 北方的天气动辄大风沙尘, 收拾起来实在麻烦。后来陆续把那些太陈旧的书转手, 换成了封闭式书柜, 虽然不大, 窄窄的五层, 但每层基本都摆放了里外两排, 不易落灰方便整理。

类别上, 就比较杂了, 做编辑好像什



么都得看一些, 关注点需要跟热点变化, 连兴趣点都可能随时转移。工作中还常常会碰到自己不了解的行业, 那便又是增补知识空白的好时机了。

不管读哪类书, 都需要一个舒适的、放松的、可以完全沉浸的环境。工作时, 我喜欢在自家客厅的茶几前席地而坐, 背靠沙发角; 阅读时则往沙发里一窝, 看困了可以随时躺倒, 便是美美一觉。

家人都喜欢喝茶, 所以家里有各种茶叶。同阅读一样, 对茶叶的喜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 早些年喜欢绿茶, 后来喜欢乌龙一阵子, 近几年更偏爱醇厚的红茶。书被翻开前, 一定会先泡好一壶红茶。在茶香与墨香的环绕中, 一天的困倦都消散了。

在静静的阅读中,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。不禁会想, 如果每一天都是这么惬意

该多好,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, 这样的轻松是要有适当的忙碌作为交换的, 也只有因为热爱而忙碌奔波甚至精疲力尽过后, 才更加珍惜难得的时光。

一本有上千条“思考问题”的书

■黄婧 (信谊图画书编辑)

Q: 那些读起来激动人心, 圈圈画画、做了好多笔记的书?

A: *From Cover to Cover* 是一本儿童读物理论书。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桌前, 家里一本, 办公室一本, 无外乎是为了做书时多翻翻(多圈圈多画画)。最初, 它只是我在进修出版专业时的指定课本, 后来在实际编辑工作中, 成了一道极有帮助的思考路径。以至于, 在求职笔试中, 我用这本书作了虚拟选题报告, 取名《童书之道: 如何评价一本儿童读物》; 一本书教会你如何评价、选择、欣赏儿童读物。

与其他同类书不同, 这本书是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, 启发读者客观、专业地评价一本童书, 甚至撰写专业的文学评论。作者鼓励读者形成自己独立、客观的评价体系。所以, 全书被“圈圈画画”最多的是作者构架出来的“思考问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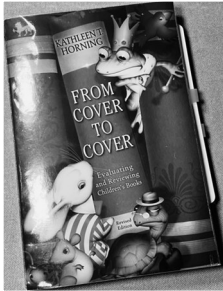
比方说, 当你打算评价一本图画书的文本故事时, 想想以下几个问题: 故事页面之间的翻页节奏合适吗? 当你大声朗

读时, 故事的文字发声自如、语意流畅吗? 这个故事听起来如何? 这本图画书的文本使你注意到其中的图像语言了吗? 文本里的句式与节奏能帮助你了解故事的可预测性吗?(翻译自 2010 年版, P95)

虽然没数过, 但全书大约能有上千条“思考问题”。至于标准答案, 也许需要编辑和作者用无数的创作实践来钻研了。

Q: 当阅读变成有仪式感的美好生活事件, 请聊聊你的读书小空间吧。

A: 没有花草也没有猫咪, 我的阅读伴侣必须有这几样: 书和书架、笔和标签纸。如果手里不拿支笔, 就会觉得白读了; 如果手里捧的不是纸书, 不出意外的话, 意外就会在 5 分钟后发生——电影视



频已点开。比起整洁空旷的书桌, 我喜欢搭建“围墙”, 且视线前方需要有可供大脑休息的外景。书桌与皮肤接触的地方, 需要是温暖的木质或棉布触感。这样说来, 阅读越发是一件“奢侈”的事情了。

我们的公主病

■张惟 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编辑)

我家有两个公主, 不对, 算上我, 三个。

就像迪士尼动画片里提倡的那样, 我们三个都独立、自信。这样美好的特质体现在日常生活中, 主要就是各有各的主意, 谁也不让着谁。如果说有哪个时段能让欲占上风主要靠吵的三个人和谐共处, 那非读书莫属。什么, 你说睡觉的时候? 太天真了。打字的此时此刻, 我正揉着在梦中被门框撞红的颧骨——醒来发现那是大女儿的大脚踹在上面了。

读书的时候是一人一本各自安好? 不不不, 起码我不安好。小的不认字, 大的认不全, 考验的是我的朗读。有时遇到骗人的绘本, 翻开恨不得有 2 万字, 我就想跟编辑唠唠, 老母亲我人到 40 本就气血不足, 念书费气啊, 都 2 万字了咱归类到故事书好不好, 32 开平装随便印印, 封面也不用烫金, 内文也不用全四色, 多省钱! 主要还能让我们这些回家要朗读的绕开走。绘本嘛, 哄小孩儿的, 买方对它的字数需求也就一两千字, 画得好看些, 能让孩子闭着嘴多看几眼, 就达到目的了。不过, 不管怎么说念书这活儿我还是愿意干的, 因为只有念书的时候, 我听到的是自己一个人的声音, 而不是虚耳朵的、相互叠加的三个声音。哪怕有的故事要念上十几二十遍, 比起震脑仁儿的吵闹声, 我还是更愿意让自己娓娓道来的声音进入耳朵。比如那再熟悉不过的开场白: “从前, 有一位绅士……”

念, 并反复念《灰姑娘》这事儿, 实话说是我挑起来的。有一次跟她们俩看迪士尼动画片《灰姑娘》,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: 干那么多粗活儿还能坦然让王子拉小手, 灰姑娘用的是哪款护手霜?

小女儿也贡献了一连串的提问: “灰姑娘参加舞会的礼服, 就这? 她那两个姐姐为什么这么丑? 玻璃鞋不硬吗?”

大女儿不屑地说: “没见过世面。我就在书店里看到过穿着特美的礼服参加舞会的灰姑娘, 还有不那么丑的姐姐和不是玻璃的鞋呢。”

唉? 我怎么没注意到。

好奇的老母亲碰上网上童书 200 减 100 的大促, 家里顿时出现了各种版本的《灰姑娘》。

随着一本接一本地念, 一本接一本地翻看插画, 护手霜的事儿已经被抛在脑后了, 因为我竟然找到了一种方式, 可以让枯燥的重复朗读变得格外有趣——看细节!

就从老母亲本人最为关注的高跟鞋说起, 作为大快人心的扭转, 灰姑娘试穿水晶鞋的一刻, 甚至是比“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”的结尾更适合成为故事高潮的片段。所以六个版本的六位插画师无一例外, 用整面的篇幅绘制了这个场景。有大臣来送鞋的, 有大臣给灰姑娘穿上鞋的, 有灰姑娘掏出另一只鞋的, 粗跟、小猫跟、超高跟, 尖头款、穆勒款、极简款, 爱鞋人的天堂!

精灵教母的外貌年龄也值得揣摩。虽然故事里面没有明确描述教母的样子, 六个版本里面有五个版本里的教母都是散发着母爱的丰满婆婆形象。只有沃尔特·克兰版的精灵教母是一位美丽精灵的形象, 还有翅膀呢。丰满的女性更容易让人有安全感吗?

再说丑姐姐, 确实丑。俗话说“面由心生”, 人在傲慢和嫉妒时的表情, 大概可以算是最丑的两种了。插图师眼里的丑, 通过体型和鼻子最容易表达吗? 还有猫, 除了马西娅·布朗版, 都有猫藏在角落或者占据中央。为什么是猫而不是狗呢?

其他细节, 比如灰姑娘的裙褶、壁炉的样式、王子的长相、设定故事发生的年代、插画师的背景、画风、译者的措辞……还有好多值得挖掘的点呢。把这些版本一字马开, 我们三个人搬着屁股寻找细节, 交换意见、深入讨论。

老母亲再也不用打着哈欠应付了。小女儿表示各式各样的礼服让她大饱眼福, 心满意足。只有大女儿冷眼盯着我说: “你没发现吗, 灰姑娘和王子跳舞都是戴着手套的, 不需要什么护手霜。”

